

国家古籍整理『十一五』规划重点图书

黔南丛书



【点校本】

第一辑

贵州人民出版社

黔南丛书



【点校本】

第一辑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黔南丛书. 1/顾久主编.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8. 9

ISBN 978 - 7 - 221 - 08237 - 4

I. 黔… II. 顾… III. 地方丛书—贵州省
IV. Z122. 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2551 号

黔南丛书第一辑

顾 久 主编

出 版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程亦赤
编辑助理	龙建人
装帧设计	熊 锋
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 编	550004
印 刷	贵阳经纬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20 千字
印 张	23.25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21 - 08237 - 4
定 价	58.00 元

凡 例

一、本书为《黔南丛书》(点校本),以贵阳文通书局民国 13 年(1924 年)本为底本进行标点。

二、原书为未作标点繁体字直排传统印刷,本书为常用标点规范简体字横排现代装帧印刷。

三、原书卷帙较多,因时间和其他客观原因本书不作注释和出校,有个别点校者自行出校不在此例。

四、原书中的古体字、异体字、通假字一律随文改为现行通用简体字,个别无法改动的予以保留。

五、本书用同一号字体排印,原书中的夹注小字用小五号字随文注明,按语、附录等用另一种字体排印。

六、原书中的脱、漏、讹、衍和倒置,经点校者查实后随文进行增、补、改、删和乙正,无法核实的保留待考。

七、原书中所引书名、文章名均加书名号,前后不一致者可以保持原貌。

八、原书中的人名、地名及少数民族称谓,前后不一致者在核实后随文改正。

九、原书中对少数民族带有侮辱性称谓的字如“狎、獠、猓”等,随文改为“仲、僚、保”。

十、原书中的历史纪年用()作注明,如“清道光元年(1821)”,不加公元二字。

出版说明

民国时期贵州成立续修《贵州通志》局(后改为贵州文献征辑馆),在任可澄、杨覃生主持下,编纂完成 170 余卷的《贵州通志》,该志为民国时期国内编纂的几部省志之一。同时,通志局同仁在省内外搜集到大量有关贵州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化、民俗的文献、著作和史料,编辑了一套地方性历史文化丛书——《黔南丛书》,由贵阳文通书局出版发行。该书印行 6 集 174 卷,后另编印别集和别集之一 2 集 30 卷,共计收录著述文献 61 种,分装 77 册,230 余万字(按,原书为未标点本,数字为估计数)。这部丛书取名《黔南丛书》,意在系统地反映贵州历史时期各方面的发展情况,希望读者通过阅读和使用这部丛书了解和研究贵州。《黔南丛书》所收书籍,主要是明清两代黔人和宦黔官吏、旅黔人士所著,其中明代作者 8 位,著述 10 种;清代作者 39 位,著述 46 种;民国作者 3 位,著述 5 种。所收著述文献包括贵州各民族的风俗民情,各阶段的历史文化记述和研究,

个人诗词文章以及历史典籍的研究等等。

《黔南丛书》是贵州较为珍贵的历史古籍文献,出版后,由于印数不多,流传较少,从上世纪 50 年代编纂的《中国丛书综录》中我们知道,全国当时也只有 22 个单位收藏该书。故该书使用范围较窄,没有为学术界和专业研究人员广泛引用。上世纪 90 年代贵州学术界开始对该书进行整理,但也局限于零星、个别地进行,出版过一些单行本。

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贵州历史文化研究事业蓬勃发展,学术研究、编史修志和社会建设非常需要从前人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中吸取丰富的历史史料,更好地为现实服务。一些有识之士在各种会议上呼吁,整理和保存文献古籍,也包括对《黔南丛书》的整理,这种情况很快得到省有关领导和部门的大力支持。2005 年,在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的倡议下,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牵头,组织了省内部分学有专长、精通贵州文史和有扎实古文功底专家学者,开始《黔南丛书》的全面整理点校工作。他们多数是贵州文史研究馆馆员、特聘研究员和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会员,并带领一些中青年文史研究工作者参加。2006 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在出版计划中,将《黔南丛书》列入贵州省古籍整理“十一五”规划,并经过努力,于同年被国家古籍整理委员会选中并列入国家古籍整理“十一五”规划,成为贵州省第一次入选国家古籍整理规划的系统工程。经过近两年的努力,《黔南丛书》整理工作基本完成,约 300 万字的整理书稿已经交付出版印刷,“十一五”期间全套丛书出齐。因是重新整理和出版,原书编排顺序已作调整,但书中注明为原书之第××集,且内容也没有增删,故命名为《黔南丛书》(点校本),以区别于原文通书局本。

《黔南丛书》(点校本)出版后,对国内外人士进一步了解和研究贵州的历史,对增强贵州人的自豪和自信,振兴和发展贵州的文化事业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也一定会推动贵州今后的古籍文献整理和古籍保护工作向前发展。

《黔南丛书》整理委员会

2008年8月

||易笺·目录||

卷首

陈宏谋序 ^①	(001)
《四库全书提要》	(003)
安平陈定斋先生学案	(004)
陈定斋先生小传	贵阳 陈 田(009)
宋元旧本书经眼录·附录	独山 莫友芝(010)

图说

河图(012) 八卦方位图(013) 洛书图(015) 文王卦位图(016) 太极递生图(017) 六十四卦圆图(018) 横图(020) 方图(023) 来氏圆图(025)

易论

论河图(027) 论河图中数(028) 论洛书(030) 论文王卦位(032) 论作《易》本源(036) 论象数(039) 论往来上下(044) 论筮(045) 论筮法(047) 论占法(049) 论彖爻并

传(051) 论四图(052) 读《易》大旨(054) 解《易》管见(055)

附 《易》要略(056)

卷一·上经上

乾^②(066) 坤(071) 屯(076) 蒙(080) 需(084) 讼(087) 师(091) 比(094) 小畜(097) 履(101) 泰(104) 否(109) 同人(112) 大有(116) 谦(119) 豫(122)

卷二·上经下

随(126) 蛊(129) 临(132) 观(135) 噬嗑(138) 贲(141) 剥(144) 复(147) 无妄(151) 大畜(154) 颐(157) 大过(160) 坎(163) 离(167)

卷三·下经上

咸(171) 恒(174) 遁(177) 大壮(180) 晋(183) 明夷(186) 家人(189) 睽(192) 蹇(197) 解(199) 损(202) 益(206) 夬(210) 姤(215) 萃(219) 升(222) 困(225)

卷四·下经下

井(230) 革(233) 鼎(236) 震(240) 艮(243) 渐(246) 归妹(249) 丰(253) 旅(256) 巽(259) 兑(263) 涣(265) 节(269) 中孚(272) 小过(276) 既济(281) 未济(284)

卷五·《大传》上

《大传》上(288)

卷六·《大传》下

《大传》下(310)

卷七·《文言》

《文言》(328)

卷八·《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

《说卦》传(337) 《序卦》传(345) 《杂卦》传(350)

003

跋(3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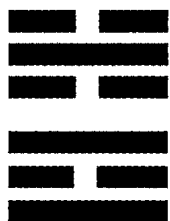
注:

①原书无《序》而其内容具,故增。

②原书不列各卦,为查阅便而增。

卷 首

序



001

《易》之难明，久矣！自汉以来，解《易》者无虑数百家，乃昔人之言曰：“九师兴而《易》微”。然则《易》终不可解乎？夫圣人“吉凶与民同患”，乃故艰深其词，使人读之而不可晓，岂觉世牖民之意乎？朱子谓《易》为卜筮作，盖以“吉凶悔吝”皆占辞，圣人假之以立教焉耳。故不仅曰“吉凶”，而兼言“悔吝”，《大传》亦曰“辨是与非”。岂有圣人竭其心思知虑以垂教万世，而斤斤焉为郭璞、京房之术炫其神奇乎！余之疑此久矣。

岁庚申，余为津门监司，吾宗定斋先生亦为监司于任城。有会勘之役，相聚于聊摄间，因言及《易》。先生曰：“《易》本非难解，解者汨之也。彖、爻之辞，未尝言天地雷风诸象，亦并不言阴阳；其所言者，人事耳。人伦日用之间，一言一动之际，有能外于《易》者乎！圣人读之，韦编三绝。特揭中正之极。用刚用柔，或

过或不及，而吉凶悔吝生焉，岂待卜筮乎？《彖传》推说天道，以明义理源头，无非明人事也。”余乃恍然，于先儒所谓《易》之言天，《易》道阴阳者，为未得其本旨也。嗣余抚关中，会举经学，遂以先生应诏，然犹未见其全书也。戊寅，余驻节吴门，闻先生来游湖湘，因邀至使院，出其所著《易筌》以示余。公馀，辄往复辩论。

余叹其说心研虑，用力之深，盖数十年于此矣！其于四《图》、于启蒙之外，别有会心；其以人事言《易》，已居其切要；其言爻必根诸象，而不外象以言爻，而又必明乎爻之序；其言象，必根诸卦义，有是义乃取是象，拟诸其形容，但取其大意而参活象，故不扫象而亦不泥象；其于义、象有难明者，尤必反复阐发，不肯一字含糊；解《大传》者，多分段句解，或文义不属，必首尾会通，使义理融贯；其分别羲易、文易，视旧说另有发明。使人读之，心开目朗。于是记所谓精微者，但觉其显明；昌黎所谓“奇”者，但觉其平易。则是书之功，于《易》不少也！乃世之论者，以《易》理精深，故圣人假年学《易》，不在雅言之数。夫见浅见深，存乎其人。四子之书，童而习之，终身不能尽。《易》所言者，人事。远之，在乎天下、国家；近之，及于旅、讼、家人；大之，关乎穷通得丧；而小之，不外乎日用饮食。即是卦之义与象以明乎是卦之理，此道之不可须臾离也。是《易》较之他经，更为深切著明矣。

先生将归黔，因留其稿，付之剞劂，以公同好。学者本是说以求之，乃知无人不可学《易》，无日不宜读《易》。所谓“日进无疆，其益无方”者，当自领之矣。

乾隆二十七年(1762)天中节前二日桂林陈宏谋拜撰

《四库全书提要》

《易笺》八卷，[国朝]陈法撰^①。法字定斋，贵州安平人，康熙癸巳（五十二年 1713）进士，官至直隶大名道。其书大旨，以为《易》专言人事，故彖、爻之辞未尝言天地雷风诸象，亦并不言阴阳。考：震，彖言“震惊百里”，即象震雷；诸卦，彖言“利涉大川”，即象坎水。法所云彖词[辞]^②不言象者，未为尽合，然其持论之大旨，则切实不支。至来知德以伏卦为错，反对之卦为综。法则谓：《大传》所云“错综”者，以揲蓍而言。错综其七、八、九、六之数，遂定诸卦之象。今以错综诸卦定象，是先错综其象也。又，以错综言数，是错综其象以定数也。先儒虽言卦变，未有易其阴阳刚柔之实，颠倒其上下之位者。今以乾为坤，以水为火，以上为下，混淆汨没，而《易》象反自此亡矣。其辨最为明晰。又论筮法云：《传》所谓“挂”者，悬之四揲之外，原以“象三”，而非与奇数同归于扚以象闰也。其曰“再扚而后挂”，是三变之中有不挂者矣。夫一变之中，初扚之挂不待言矣，惟再扚不挂，故曰“再扚而后挂”，故知再扚为指第二变、第三变而言也。其说与郭、朱迥异。而前一变挂一、后二变不挂，其挂一之策，不入“归奇”之中，则三变皆以四八为奇偶，不同九五[五九]^③借象。与经义似有发明，固亦可备一解也。

注：

① 据中华书局影印浙江杭州本《四库全书总目》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添。

② 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改。贵阳文通书局本“彖辞”、“爻辞”时作“彖词”、“爻词”，下文统一作“辞”。

③ 据中华书局影印浙江杭州本《四库全书总目》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改。

安平陈定斋先生学案 学案小识

先生讳法，字定斋。翰林，外历郡守监司。潜心正学，严诋异端。著《明辨录》，其论象山合乎禅宗，曰：自古圣贤之教人，不过使之循乎子臣弟友之常，谨乎视听言动之则，而求之遗经，以致其知，反之身心，以践其实，去乎外诱之私，充其本然之善。如是而已。故曰：夫道，若大路然，无他元妙之可言也。自达摩入而后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自宗杲教人静坐体究，而后有改头换面之伎俩。于是好高速达者，慕其高妙，而希冀捷获，绝圣弃智，定虑澄心，以求之虚无旷渺之中。其恍惚之间，偶有所见，遂矜为独得，以为至道之妙不外乎此。乃举吾儒所谓“一贯”，所谓“仁”，所谓“天理”者，皆以释氏之“本来面目”当之，盖弥近理而大乱真矣！

曩余伯父拙夫先生，少年读书攻苦，屡试皆冠其侪。偶一日叹曰：“是岂圣人之学乎？”遂弃其青衿，慨然有求道之志。因往深山之中，静坐月余，忽见此心光明洞彻，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一矜持，便了不可见。以为此一段活泼泼地，何以实有诸己？法时不晓所谓，窃怪圣门中何故有此一段奇特景象，六经、四子之书，何故未尝一言及之？后以忧归里，于山寺中，取《楞严》、《圆觉》、《法华》、《金刚》等经观之，其言极相符合。因疑佛说所谓“形而上”者与圣人同。及读朱子文集，见廖子晦亦尝极力寻究，于日用事上，见所谓“广大虚静”者，以为大本。又闲居默坐，见所谓“充周而洞达”者，万物在其中，各各呈露。而朱子以为用心太过，思虑泯绝，恍惚之间，瞥见心性之影象，与圣贤“真实知见，端的践履，彻上彻下，一以贯之”之学，不可同年而语。又引横渠先生所谓“若谓万象为太虚中所见，则物与虚不相资，形自

形，性自性者”以晓之。乃知子晦为灵明之空见，所持与禅宗“静智妙圆、光明寂昭”者无异，而圣人之说无是也。其后读象山文集，于杨慈湖，则有双明阁之悟；于詹子南，则有下楼之悟；于徐仲诚，则有槐堂镜中观花之见。他若慈湖在太学循理斋夜忆先训，默自返观，已觉天地万物通为一体；王阳明之在龙场，日夜端居默坐，澄心静虑，以求诸静一之中，一夕大悟，汗出，踊跃若狂；陈白沙之静坐，久之见此心体，隐然呈露；钱绪山静坐僧房，凝神静虑，倏见此心真体；蒋道林之寺中静坐半年，一旦忽觉此心洞然，宇宙浑属一身；罗念庵之坐石莲洞中有悟，恍惚大汗，洒然自得；罗近溪一日忽悟，心甚痛快，直趋父榻前陈之，其父亦起舞……凡其学之堕落禅宗者，无不有此顿悟之机，与子晦所见无二。顾乃矜为独得，惊为妙悟，而不知拾前贤之唾余，堕空门之妄见，终身迷惑不知返。而于天理民彝、大本达道之实然而不可易者，慨乎其未有闻也，是何异宝燕石而遗美玉，怀鱼目而弃明珠？不亦可哀也哉！夫子晦得朱子而就正之，恍然悟其所见之非，而曰：“非夫子之教，几殆！”乃象山之于慈湖，举“四端”以发明本心。慈湖当下忽觉此心澄然清明。亟问曰：“止如斯耶？”象山曰：“更有何也？”于徐仲诚，令其思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仲诚处槐堂一月，问之，云：“如镜中观花。”象山谓其善自述，因与说云：“此事不在他求，只在自己身上。”仲诚因问：“《中庸》以何为要语？”答曰：“我与尔说内，尔只管说外。”看其机锋迎击，真是一棒一喝手段。其于慈湖，则叹其“一日千里”。又曰：“杨敬仲不可说他是禅”。于詹子南之安坐瞑目，半月操存，一日下楼，忽见此心澄莹中立者，则目逆而视之曰：“此理已显，且证其为知、仁、勇，证其为万善皆是物。”呜呼！孟子之言，“四端”在察，识而扩充之，由火然泉达之机，以至

保四海。而象山借之以识取其灵境之心，孟子之所谓“反身而诚”者。朱子谓：乃穷理力行工夫成就之效，贯通纯熟，与理为一处，则是非岁月之功所能至。而直欲于一月之间识取，是其所谓“反身”者，不过“反观内照”，所谓“万物皆备”者，不过“镜中影象”而已。至知、仁、勇之达德，所以行达道，惟圣人不思不勉，下此皆不能无学问、思辨、力行之功。今乃瞑目安坐，操存半月，而遂可以全三德而备万善，虽颜、闵尚不能几，此所谓“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者耶？是则师弟之间，传授心法，无非瞿昙之故。知桑门之衣钵，虽善辨者，亦不能为之解也。或谓象山亦云“本心之善，非有动静语默之间”，又云：“定之于动静，非有二”，是亦非专求之于静也。曰：禅宗亦非专求之静，故谓“行住坐卧，都不放空，运水搬柴，无非是道”，“主人翁欲常惺惺”。宗杲教人静坐体究，而又作《正邪论》，以辟静坐之非。象山之“动静皆定”，亦犹是也。曰：“动亦定，静亦定”，非程子之说乎？曰：固也。程子不云乎：“释氏有圆觉之理，可以敬以直内矣，然无义以方外，其直内者要之，其本亦不是。”朱子论象山，只践履他之说。又曰：“释氏只恍惚之间，见得此心性影子，却不曾细见得真实心性，所以都不见里面许多道理。正使有存养之功，亦只存养他所见的影子。”是其动静之间，所见不同，所养亦异。不然，释氏何以弃人伦而遗物理，象山何以诋格致而外见闻？胡文敬又谓：象山身在此，能知民间事，又豫知死期，为异学无疑。按程子《遗书》有云：方外之士，有先知者，有诸？曰：有之。向见嵩山董五经能如此。问：何以能尔？曰：只是心静。静而后能照。又问：圣人肯为否？曰：何必圣贤？使释氏稍近道理者，便不肯为。释氏犹不肯为，况圣人乎！以释氏所不为者，象山乃以示其神奇，又得禅之浅焉者矣。

其辨致良知曰：昔者子思尝言致良知矣，曰“其次致曲”；孟